



杨开慧烈士遗像

我失楊驕楊君失柳，
 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
 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
 出桂花酒。寂寞嫦娥
 舒廣袖，舞長空。且
 為愁魂舞，用洗秋愁。
 報人間宮仗虎，淚飛
 頓作傾盆雨。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日
 毛澤東

毛主席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战 友 (油画)

作者：许宝中 李泽浩



杨开慧同志和岸英、岸青合影



杨开慧同志旧居——板仓



杨开慧同志在板仓的住房，一九三〇年
十月杨开慧同志在这里被捕



杨开慧烈士陵园墓

说 明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亲爱的夫人、战友和学生杨开慧烈士光荣牺牲，到今年，已经四十七年了。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全国亿万军民更加怀念杨开慧烈士，不断来到板仓，瞻仰杨开慧烈士的故居和陵园。他们迫切要求更多地了解杨开慧烈士的光辉事迹，坚决表示更好地学习杨开慧烈士的革命精神。为此，我们编辑了本书，并以此作为对杨开慧烈士牺牲四十七周年的纪念。

《杨开慧烈士传略》原名为《“骄杨”传略》，曾在《新湘评论》上连载，这次出版前，《新湘评论》编辑部约请写作单位作了修改和补充。为了使读者尽可能多地了解到杨开慧烈士的光辉事迹，我们还拍制了有关杨开慧烈士的图片七幅。并请陈玉英同志写了《怀念在毛主席和杨开慧同志身边的日子》一文，附录于后。

烈士英名垂宇宙，光辉长照后人心。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踏着先烈的足迹，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吧！我们一定要把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江山，建设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坚强堡垒，永远放射灿烂的光辉！

编 者

一九七七年七月

杨开慧烈士传略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词章《蝶恋花·答李淑一》，在革命人民中广泛传诵已经二十年了。毛主席在词中赞誉为“骄杨”的杨开慧同志壮烈牺牲则有四十七年了。今天，在彻底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大喜日子里，我们一想起“四人帮”篡党夺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一想起叛徒江青等人对开慧烈士卑鄙的攻击，恶毒的诋毁，就对“四人帮”更加仇恨，对杨开慧烈士更加敬仰和怀念。长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半年以来，全国亿万军民歌颂杨开慧同志，景仰杨开慧同志，把杨开慧同志的崇高形象和英雄事迹，当作鼓舞自己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动力，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杨开慧烈士是毛主席的亲密的战友、亲爱的夫人和忠诚的学生，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我党最早的优秀的女共产党员。她毕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奋斗，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典范，是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杨开慧烈士只度过了二十九年的岁月。她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一生，但却是极其光辉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完全彻底为人民的一生。她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好榜样。

—

杨开慧同志，又名霞，字云锦。湖南长沙县人。公元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六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出生于长沙县清泰都下板仓屋。

杨开慧同志出身于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杨昌济，字华生，世居板仓，人称板仓先生。杨昌济先生一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青年时期，他目睹清王朝腐败无能，国家支离破碎，人民困苦不堪，想去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曾公费留学日本、英国九年，专心研究教育和哲学，立志在教育界做一番事业。他虽远涉重洋，但时刻怀念自己灾难深重的祖国，因而改名“怀中”。杨怀中先生归国是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当时革命的胜利果实，已经落到袁世凯的手里。怀中先生愤于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政局，断然拒绝谭延闿想罗致他当湖南省教育厅长的任命，选择了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当教员的位置，以培养救国救民的人材为己任。一九一八年，怀中

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曾与李大钊等革命人士密切交往，支持中国青年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并为《新青年》撰文和介绍文稿。怀中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教育界赢得了崇高的声望。大家都称赞他是一个思想进步，学问精深，具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开慧同志的母亲向振熙，是一个忠厚善良、勤劳俭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活动的妇女。哥哥杨开智。兄妹二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开慧同志的童年是在长沙县板仓度过的。板仓座落在山峰峻拔的隐珠和飘峰两山之间的丘陵地带。下板仓屋由土砖砌成，三面环山，青松翠竹，交相辉映。屋坪前是两口明净的水塘，再前面是一垅宽敞的稻田。银练般的板仓河，在垅中逶迤流过。开慧同志从小热爱劳动。这里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印下了她的身影。她经常帮助妈妈搞家务劳动，洗衣做饭，挑水打柴，件件都干。有一次，她只顾用笊笆子笊柴，失足落在水中，被救起后，别人劝她不要再笊柴了，但她不怕，仍然坚持这项劳动。又有一次，她出去扯猪草，发现邻居的母鸡在草里下了蛋。别人问她为什么不自己捡回去，她答道：

“这是人家的鸡生的蛋，不是我家的，当然不能捡。”

开慧同志从小就爱学习。一九〇八年，她进入杨公庙官立第四十小学读书(即现在的开慧学校)，是当时班

上年纪最小的学生。由于她聪明，又肯用功，因而在学生中成绩是最好的。一年多后，杨开慧同志又到离板仓五里外的隐储女子学校求学。这时，她更加发奋学习，并在她父亲的鼓励下，刻苦自学，阅读了不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艺方面的书籍，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并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

开慧同志的童年和少年正处在我国灾难深重，风云多变的时代。“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一九〇六年春夏之间，湖南各地“霪雨连绵，洪水横流，酿成巨灾”，“数百里间，汪洋一片”，“树根草皮剥挖都尽”，“妇女无处行乞，母子相抱而哭”。一九〇九年夏秋之间，湘北又发生大水，湘南又遭虫旱，“全省大部份地区皆陷于饥馑”；一九一〇年六月及一九一一年春夏之间，湘北相继大水成灾。劳动人民“饿殍载道，尸骸遍野”。清王朝不顾人民死活，加紧压榨。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从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二年，湖南先后爆发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刘撰一等组织华兴会，联络哥老会策划在长沙等地起义；湖南学生与市民群众积极投入抵制美货的斗争；湖南人民开展粤汉铁路废约自办的运动；同盟会联合其

他会党举行的浏、醴、萍反清起义；长沙饥民暴动，各县积极响应。这些斗争进一步动摇了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根基。一九一一年，焦达峰、陈作新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全国第一个起来响应武昌起义，率领新军进入长沙，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这一切在开慧同志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耳闻目睹劳动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重压迫、长年累月过着被地主豪强残酷剥削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对这种压迫和剥削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深为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敢于斗争的优秀品质所鼓舞，从小就热爱劳动人民，关心劳动人民疾苦，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志向。在农忙的时候，她经常帮助附近的农民晒谷晒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她家附近有个贫苦孤独的杨乐初老人，生活非常困难，她就动员家里把节余的粮食和衣物送给他，过年过节还送点鱼和肉，从各方面给予帮助和照顾。她性格温和，不爱多说话，但遇事善于深思，爱憎分明，追求真理，勇于实践。她父亲在留学期间每两年回来一次，总是给她讲述各种见闻和救国救民的道理，并教她博览群书，把读书当作吸取新知识、新思想的一项重要方法。开慧从小爱读《木兰辞》，向往着那种少女的戎马倥偬的征战生活。她尤其喜欢听民间流传的有关穷人起来造反的故事，对那些造反的农民英雄，

非常钦佩和神往。

一九一三年春，杨怀中先生回国，随后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杨开慧同志离开故乡板仓，随父母迁居省城长沙。辛亥革命后的长沙城，由于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勾结封建官绅举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篡夺了革命政权。封建旧臣摇身一变而为“革命”新贵，反动气焰甚嚣尘上。插着太阳旗和米字旗的日本、英国等帝国主义的炮舰，照旧在湘江游弋，耀武扬威。所不同的是军阀们各自投靠帝国主义头子，争夺势力范围，在国内，展开了大混战。雄踞要津的长沙古城，成了南北军阀往来拉锯的战场，人民遭受着更为深重的灾难。“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中国向何处去？人民将怎么办？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

就在同一年，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理想的毛泽东同志来到一师求学。在五年求学期间，他经受了各方面的锻炼，为以后开展更大规模的革命活动，进行了全面的准备。他组织同学反抗旧的教学制度，驱逐反动校长张干；领导了一师学生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运动；率领同学智缴北洋军阀一个混成旅的枪枝；领导学友会举办工人夜学；利用暑假期间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刻苦钻研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流派，探求革命真理；

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坚持进行各种形式的体格锻炼，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革命活动，以及从这些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革命精神，伟大的政治抱负，雄伟的气魄，非凡的胆识和机智，卓越的领导才能，精湛的学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艰苦朴素的品格，使得杨怀中先生极为钦佩。杨开慧同志对毛泽东同志更是衷心敬仰。当时，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陈昌及其他一些同志一起经常到“板仓杨寓”来学习、讨论各种问题。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抱负和宏论卓识深深地激励着杨开慧同志。毛泽东同志的谈论，她总是认真地倾听。毛泽东同志和革命同志们谈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她就怒火满腔；讲到救国救民的办法，她就频频点头；说到群众斗争的胜利，她就欢欣跳跃；论到理想的未来，她眼睛里就闪耀着希望的光辉。毛泽东同志对开慧同志这样专心致志地参加讨论和学习，表示热情的欢迎，常常启发她思考问题，引导她发表意见，深入浅出地给她解答各种疑难，并把自己写的笔记和日记借给她看。开慧同志也经常把自己写的笔记和日记，送请毛泽东同志批阅。在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教导和热情鼓舞下，开慧同志常常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不断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学习，因此她成长很快，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她懂得了要拯救中国，打倒帝国

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依靠广大劳苦大众自己起来革命才能达到。因此，要革命的青年必须积极投入到革命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跟工农一道前进，把拯救中国的重任担当起来。她还懂得了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的道理，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锻炼身体的办法，坚持洗冷水浴，行深呼吸，并常吃硬食使身体各方面都能增长适应艰苦生活的能力，这样，开慧同志在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方面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一九一八年，杨怀中先生应聘到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杨开慧同志亦随家到了北京，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来到北京，经怀中先生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五四”前夜的北京大学是革命思想和各种新思潮汇集之处。毛泽东同志和邓中夏等同志经常来到怀中先生家里，研究讨论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勤工俭学等工作。开慧同志因此又有机会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各项活动。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引和帮助下，开慧同志阅读了《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学习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一九一九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北京大学正是这次伟大运动的策源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使开慧同志又一次受到了革命的战斗洗礼。

她欢欣鼓舞，积极活跃。她摈弃封建旧文体，坚持用白话写文章，抨击当时弊政，勇于同封建势力决裂。当时，她的一个亲戚在信中写道：“开慧志向尤大”，“殊属难得”。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七日，杨怀中先生病逝于北京。随后，杨开慧同志同全家一道，又回到了离别近两年的长沙。她感到有进一步求学的必要，但由于她剪了短发，许多学校把她视为“过激党”而拒不招收，后经李肖聃先生的极力支持，进入长沙福湘女中读书。在学校里，她热情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发动和组织同学们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斗争。福湘女中是一所美帝国主义办的教会学校，为了向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学校规定学生每周都要作“礼拜”。杨开慧同志不仅自己推说有病，或者干脆不予理睬，拒不参加，而且还向同学宣传：这是搞宗教迷信，是帝国主义分子用来毒害学生的鸦片。鼓动其他同学也不去参加。

一九二〇年的上半年，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湖南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的群众运动进入了高潮。这场斗争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扩大和继续，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开慧同志勇敢地投入了这一革命运动。她积极组织福湘的学生参加示威游行。学校当局极力阻挠并进行破坏。有一次，当学生队伍出发时，一个帝国

主义分子居然拖打学生。杨开慧同志怒不可遏，挺身而出，领头高呼：“反对洋人打人！”同学们群起怒吼，喊声震天，吓得那个帝国主义分子抱头鼠窜，赶紧躲进了住宅。开慧同志率领同学把住宅围住，痛斥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然后带领同学上街游行。开慧同志的革命行动，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动气焰，大长了同学们的革命斗志。

开慧同志坚决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热烈主张妇女的解放。她经常向同学们讲妇女解放的道理，批判“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孔孟之道。在《湖南通俗日报》和福湘的校刊上，她发表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某世伯的一封信》等战斗檄文，用尖锐泼辣的笔触，畅快流利的白话，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这时，周南女校一个英语教员逼死了出身贫苦的妻子，学校当局置若罔闻，不采取任何措施。开慧同志知道后，怒火填膺，非常气愤地对同学们说：“这就是反动势力压迫我们妇女的罪证。”她立即带领大家去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毛泽东同志给她们分析了事件的实质，指出了斗争的办法。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她们在周南、福湘的校刊上发表文章，大造舆论，迫使学校当局对这件事作了处理。开慧同志是学校里独一无二的剪短发的学生。反动派咒骂她是“过激党”、“赤化了”，挖苦她“男

不男，女不女”。面对敌人的挑衅，杨开慧同志昂首挺胸，响亮地说：“我有我的自由！”而且索性把头发剪得更短了。在她的带动下，许多女学生都剪了短发。杨开慧同志还热烈赞同男校开放女禁的主张，并首先率领五名女同学进入原为男校的岳云中学读书。杨开慧同志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头对封建礼教不断进行有力的冲击。这在当时妇女横遭摧残，备受束缚，缠小脚、穿耳环，“笑莫露齿，坐莫摇身”，只能当男人的附属品的情况下，开慧同志的这些行动是需要多么大的胆识和勇气啊！

在中学时代，杨开慧同志一直在毛泽东同志组织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中担任宣传工作。她朝气蓬勃，废寝忘食，不要报酬，不讲条件，奔走于各学校之间，组织学生宣传队，深入工农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宣传鼓动工作。同时，她还负责接待全省各地来访的学生，向他们进行宣传教育。衡阳有个女学生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了，她找到学联要求帮助复学。杨开慧同志热情地接待她，并对她说：“我们不要对反动军阀和学校当局抱幻想，不能乞求复学，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学校当局是受军阀的指使来迫害我们爱国青年的。要向同学们宣传，唤醒大家起来战斗。”以后，这个女学生在杨开慧同志的经常帮助和启发教育下，终于提高了觉

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〇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后，开始以主要精力从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当时经费短缺，杨开慧同志不顾家里经济困难，毅然动员母亲，把父亲去世时北京大学同事送的祭奠费，捐献一部份出来给毛泽东同志作革命活动经费。就在这年毛泽东同志开办了“文化书社”。开慧同志参加了书社的工作，一直没有间断。文化书社的创办，对于广泛传播马列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对于党的经费筹措和交通联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杨开慧同志是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的。

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培养下，杨开慧同志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联系中国和湖南的实际情况，观察和分析问题，指导自己的革命斗争实践；并于一九二〇年冬，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湖南发展的第一批团员。开慧同志入团以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年，杨开慧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结成了革命的伴侣。

二

一九二一年，毛泽东同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亲手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党的“一大”闭幕后，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并担任书记。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培养下，开慧同志就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一年冬，党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租了一所房子，作为湘区党委的秘密机关。开慧同志随同毛泽东同志住进清水塘，担任湘区党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同毛泽东同志一起战斗和生活。有一位友人曾这样地描述他们当时艰苦而又紧张的生活情景：屋子里仅有一张借来的床和一张不大的书桌，一灯如豆，还从事工作到深夜。之后，开慧同志还积极协助毛泽东同志发展党团组织和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在这峥嵘的岁月里，凡是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活动，开慧同志总是大力支持，热情参加；凡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教导，她总是深刻领会，努力实践。开慧同志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创建和领导的党的革命事业上，是毛泽东同志亲密的战友、忠诚的学生和得力的助手。

在党的创建初期，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为了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毛泽东同志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于

一九二一年八月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杨开慧同志积极地参加了该校的筹建工作。自修大学在创办初期，经费不足，开慧同志利用自己担任学联干事的身份，在一次学联会上提出：我们学联要救亡图存，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必须首先着重培养青年骨干，自修大学正是培养青年骨干最好的学校，因此，“五四”时期各界捐给学联的钱，我们应该拿出一部份来支援自修大学。经过讨论，大家同意了开慧同志的意见，给这所革命的新型大学以有力的支持。开慧同志有时也来自修大学学习。当时自修大学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采用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的学习方法。因为她学得好，钻得深，在共同讨论中，她的发言经常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开慧同志的大力协助下，自修大学在传播马列主义、培养党的干部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何叔衡、毛泽民、毛泽覃、罗学瓚、夏明翰等同志就曾在这里工作或学习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先后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鉴于反动军阀极力推行扼杀进步舆论、查禁进步书刊的反动措施，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刊，已经不能在文化书社公开出售。而进步青年却热切希望看到这些书籍，因此，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二年又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

馆，以此为据点，向工人、进步知识青年供应有关马列主义的书刊，更广泛地传播马列主义。青年图书馆位于长沙市都正街，馆舍为二进公馆式房屋。头进为平房，第二进为二层楼房，头进和第二进的楼下均为阅览室，陈列有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及普通文化书籍。二进楼上设一秘密阅览室。党团员和一些与党、团组织有联系青年，能在这里阅读到《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列主义著作，以及《新青年》、《先驱》、《赤光》、《曙光》等进步刊物。青年图书馆开放以后，来馆看书的人异常踊跃，常常座无虚席。为了使更多的人学到马列主义，图书馆专门组织了一批团员担当图书宣传员，通过他们把油印的党的宣传文件和革命书刊送到各个工会的工人和各个学校的进步学生手中。开慧同志是这所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图书馆的负责人，图书馆的一切事务都由她主持。她为办好图书馆，真是呕心沥血，刻苦耐劳。有时从早到晚，几乎整天都在这里工作。在她的主持下，青年图书馆成了当时有觉悟的工人和进步学生经常学习、活动和接受马列主义教育的好地方。

在湘区党委工作期间，开慧同志仍兼任湖南学生联合会干事。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她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当时有些学生因参加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被学校

开除。开慧同志为了使这些学生在实际斗争中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提高，并在以后的学生运动中发挥作用，她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何叔衡同志的支持、赞助下，积极组织他们进行复学的斗争。一方面，她巧妙地利用反动军阀之间的矛盾，由省学联发动湘南、湘西各地学联，联名向刚上台的军阀赵恒惕提出，要使一九一九年因参加爱国运动而被学校当局无理开除的青年复学；另一方面，她敦请和鼓励徐特立、王季范、熊瑾玎等老一辈的进步教师，出面同省教育部门谈判，指出原来学校当局开除这批青年是不对的。一个学校随便开除青年，蹂躏青年，这事的本身就是一种卖国行为。经过斗争，这些青年复学了。对这些复学青年的动向，开慧同志一直非常关心。对本地的复学青年，她就经常去了解情况，继续指导他们斗争；对外地的复学青年，则经常和他们通讯联系，向他们推荐新到的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勉励他们好好学习革命理论，宣传革命思想，坚持革命，坚持斗争，使这些青年学生能够沿着毛泽东同志指引的斗争方向前进。有个回衡阳三女师复学的学生，在临近毕业时，写信告诉开慧同志，说学校当局私下许诺在她毕业后给安排工作。开慧同志当即回信，严肃地指出，这是学校当局怕你再闹学潮，想以介绍工作来束缚你的手脚，迫你就范，而你自己决不能做一条鱼，别人给你

一点东西，你就上钩。帮助她识破学校当局的阴谋，鼓励她继续斗争。在他们斗争碰到困难的时候，开慧同志还亲自前往指导，同他们一起商讨克服困难，开展斗争的办法。在领导学生运动中，开慧同志热情培养了一批从事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并介绍其中的优秀分子入党。

毛泽东同志在湘区党委工作期间，集中力量领导了湖南的工人运动，将党的重要骨干分派到安源、水口山、粤汉铁路和长沙市等厂矿企业、手工业的工人中去开展工作。毛泽东同志自己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亲自担任好几个工会的秘书，直接领导工人罢工，并代表工人同军阀赵恒惕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开慧同志积极参加了这些革命活动。她经常协助毛泽东同志接待各地来访的工人代表，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一次，安源工人派交通员来长沙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开慧同志在文化书社接待了他，并很快地带他到清水塘，会见了毛泽东同志，向毛泽东同志详细汇报了安源工人斗争的情况，得到了毛泽东同志对安源罢工斗争的重要指示和一封亲笔信。开慧同志多次随同毛泽东同志到新河铁路工会和第一纺纱厂等单位的工人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运动，并在工人夜校中讲课。有一次，有一批青年干部被毛泽东同志派去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搞工人运动，临行前，开慧同志热情鼓

励他们说，搞工人运动是很艰苦的，这对你们是很好的锻炼，也是很重要的考验。这些同志到水口山后，开慧同志还经常去信，告诫他们不要骄傲，要他们很好地向工人学习。并经常寄《向导》等党的刊物给他们阅读，还把刊物的重点内容划出来，让他们反复领会。

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正确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全省一共建立了二十多个工会，有组织的工人达到四、五万人。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初，湖南各地工人的大小罢工斗争有十多次。这些斗争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以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时，只有湖南的工人运动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开慧同志按照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忘我地工作，为湖南工人运动作出了贡献。

那时，党诞生不久，有多少工作等待着毛泽东同志去安排筹划啊！为了使毛泽东同志有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革命大事，开慧同志主动承担了大量的机关日常事务工作。她除了夜以继日地整理材料，抄写文件，接待来访外，还挑起家务劳动的重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毛泽东同志。为着党的事业，毛泽东同志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开慧同志就先留点饭菜暖在锅里，半夜从厨房里拿来送给他吃。可是毛泽东同志有时忙得连饭菜也顾不上吃，开慧同志就坐在一旁，直等到他吃完后才

去睡觉。若是冬天，开慧同志睡前总要给毛泽东同志弄好取暖用的“汤婆子”（注：盛热水暖脚的一种器皿），深夜，也总要起来在烘笼里加些炭。如果毛泽东同志衣裳穿得单薄，开慧同志就拿件棉袄给他披上，还要看看热水瓶里的水热不热。早上，当毛泽东同志出外工作以后，开慧同志就翻开他的草稿本，把凡是写着定稿二字的文章，工整地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

为了保证毛泽东同志和党的机关的安全，开慧同志非常注意保密保卫工作。她总是亲自往来于文化书社、青年图书馆、织布厂等党的秘密联络点之间，传达党的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收集社会动态和机密情报。开慧同志出去送文件时，手里常常拿着一包书和一个包着几件衣服的包袱，将文件夹在里面，不管形势怎么紧张，她总是行动机敏，神情坦然，从未出过事。外地来人找毛泽东同志时，也先由开慧同志通过联络点摸清底细，才确定毛泽东同志是否接见和在何地接见。开慧同志尤其重视对同志的保密教育。有一次，她放文件的枕头箱不见了。经过了解，原来是同她住在一起的几个小青年，好奇地把箱子藏起来了。当晚，开慧同志便找这几个青年开会，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都是青年团员，都是有组织的革命同志，你们都晓得为什么要革命，但干革命是不能开玩笑的。我们今天所进行的革命工作需

要保密，决不能让那些军阀知道。我们的事如果让军阀知道了，会造成什么结果呢？青年们说：我们看到你把这个小箱子当成宝贝，不知道里面藏些什么，想急你一下，所以把它藏起来了。开慧同志听了，诚恳热情地对这些青年说，这箱子不是什么宝贝，但比宝贝更重要。因为里面藏的是党的文件。现在你们还不是党员，里面的文件还不能给你们看。所以你们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但你们有责任来帮助我保护好这个箱子。在开慧同志的耐心教育下，这几个小青年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保密观念。开慧同志就这样以自己的出色工作和模范行动，来影响和教育大家，保证了毛泽东同志和党的机关的安全，使革命活动顺利开展。在那反动军警林立、特务暗探多如牛毛的年代里，开慧同志为了做好这一工作，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啊！

开慧同志对待革命战友是极端热忱的。有年冬天，同她住在一起的两个青年姑娘，只穿两件夹衣，没有棉袄。开慧同志发觉了，晚上，等她们睡了以后，悄悄地将两件夹衣拿走，同妈妈杨老夫人一起，通宵达旦给铺上棉花。第二天清早，两个姑娘一起床，发现夹衣变成了棉袄，激动得哭了起来，说：“亲娘也没有你们这样好啊！”开慧同志恳切地安慰她们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关心你们，是为了使你们成为革命的青年。还有一次，

一个女青年因想家而伤心，开慧同志亲切地劝勉她说：闹革命还怕没有家？我们这不就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吗？一个人只想钻在家里过日子，就象钻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你想想，钻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舒服还是不舒服？一个革命者不应该沉溺在家里头，而应该投身到社会上的火热斗争中去，这才是革命青年应有的志向。在开慧同志的关心和教育下，许多青年很快成长起来，牢牢地树立了以革命为家的思想，毅然走上全心全意干革命的道路。

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统治湖南的军阀赵恒惕胆战心惊，坐卧不安，处心积虑要谋害领导工人运动的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三年四月，公然下令通缉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全面部署好湘区党委的工作后，即从容地离开长沙赴上海，同年六月在广州参加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返回上海，在党中央工作。在这以后，开慧同志带着岸英和岸青也到了上海。开慧同志在上海积极协助毛泽东同志办报，收集资料，整理材料。还和向警予同志一道，组织和指导妇女运动的开展。为了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她经常到工人夜校讲课，每星期约两、三次。在讲课中，工人有时听不懂她的湖南话，她就耐心地讲，反复地讲，直到工人完全听懂为止，因而深受大家的欢迎和爱戴。

杨开慧同志在上海住了近一年的时间。不管周围“十里洋场”如何豪华，到处怎样散发着地主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她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她穿的粗布衣，系的粗布黑裙，脚上经常是一双土布鞋。她对同志温和热情，但对待原则性问题却严格坚持，寸步不让。有次，一个青年同志未经组织同意，由湖南跑到上海来找她要求工作。杨开慧同志对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催促她赶快回去。她要求看看上海，第二天再走。开慧同志耐心说服她，当天就买了火车票让她回湖南去了。

一九二四年底，开慧同志随同毛泽东同志离开上海，次年二月回到韶山。这是开慧同志第一次回韶山，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的茅屋草房，这里的花草树木，她都感到特别亲切。她更关心和热爱这里的贫苦农民。她利用当地的风俗，以和毛泽东同志一起“走人家”的形式，深入贫苦农民家里调查、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鼓励他们起来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

为了做好农民运动的思想发动工作，开慧同志积极协助毛泽东同志创办农民夜校。她用生动的语言，贴切的比喻，动员农民上夜校。她说：每个人都要读书。一个人不能读书就象瞎子一样，不能看报就象聋子一样。我们农民都要学会读书看报，都要提高文化。上夜校，是提

高文化的好办法。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开慧同志和当地贫苦农民的共同努力，在很短的时间内，韶山地区就办起了二十来所农民夜校，杨开慧同志是农民夜校的总负责人之一。据韶山的老人回忆：夜校办得最早的是毛氏族校（在毛氏宗祠内），杨开慧同志亲自抓，经常来这里讲课。其它办得早又办得好的是李氏族校、庞氏族校、郭家亭孝烈祠，如意亭杨氏族校，毛震公祠等处。杨开慧同志到这几个夜校教过课或讲过话。她在讲课时，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传授文化科学知识。她曾经用“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场里仓里光”这首歌谣，向大家揭示贫苦农民长年累月的痛苦生活，然后深刻地指出：穷人受苦决不是穷人的生庚八字不好，而是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结果。她每讲一课，每教一字，都有明确的政治目的，都和宣传革命思想紧紧联在一起。比如，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她就从“洋油”“洋火”讲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压榨。为了教育农民热爱祖国，在讲地理课时，她就用“长江长，黄河黄，来自昆仑山，流入太平洋”的教材，讲述祖国地大物博的概况，讲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穷凶极恶掠夺人民财富的罪恶行径。为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她在教到“手”和“脚”两个字时说：我们农民有两只

手，什么都要做；地主也有两只手，却什么也不干。我们农民有两只脚，会上山砍柴，下泥作田；地主也有两只脚，却要我们用轿子抬着走。同样是手和脚，为什么不一样？启发农民懂得这是农村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并进一步懂得只有把地主阶级打倒，农民才能翻身的道理。她还教农民唱这样一首民谣：“金凤子，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象话。今天望，明天望，只望老天出太阳，太阳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提高大家的阶级觉悟和斗争信心。通过开慧同志的认真教学，不仅使农民学了知识，认了字，更主要的是认清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给劳苦大众造成的深重灾难，懂得必须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经过一段时期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一批农村积极分子培养出来了，广大农民群众也有了组织起来的革命要求，紧接着，在韶山地区相继建立了二十多个秘密农会以及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在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在农村发展党的组织，开慧同志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积极在妇女中进行工作，培养发展女党员，壮大党的队伍。一九二五年六月，我党在农村最早和最坚强的支部之一——中共韶山支部建立了。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韶山一带的农会开展了阻止地主粮食外运、平抑谷价、增加雇农工资、减轻租额

等方面的斗争，并举行反英反日的示威游行、开展抑制日货等运动，卷起了汹涌澎湃的农民革命的巨澜。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地主豪绅的仇恨和恐惧，他们告到长沙城里，要反动军阀赵恒惕捉拿毛泽东同志。赵密令湘潭县反动武装来到韶山。在韶山农民的积极掩护下，毛泽东同志和开慧同志安全脱险了。

一九二五年秋，毛泽东同志为了革命的需要前往广州。开慧同志于同年冬离开韶山前往广州，住在东山。开慧同志到广州后，积极协助毛泽东同志开展革命工作，并参加市妇联的活动，还到我党领导的为北伐战争培养政治干部的“政治讲习班”旁听学习。在这期间，开慧同志积极协助毛泽东同志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文稿。她继续担任联络工作，有时同周恩来同志联系，常去市中心同在工会的邓中夏等同志联系，也常去西堤同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等在北伐军部队工作的同志联系，每次都很好地完成了毛泽东同志交给她的任务。

开慧同志在广州时，自己带了两个小孩，家里也没有请人。有时，她一边写字，一边用脚摇着摇篮，不辞劳累地辛勤工作，生活也极为艰苦朴素。

随着革命向前发展，作为当时全国革命中心的广州，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活动也越来越猖狂。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

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把屠刀杀向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同志以及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极力主张立即对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进行有力的回击。开慧同志也积极拥护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但是，当时窃据党内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对蒋介石却一味妥协退让，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否定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致使蒋介石的反革命气焰更加猖獗。在这斗争尖锐复杂的关头，开慧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分析，一再告诫周围的同志：今后的革命道路是曲折、艰苦的，党内斗争是很复杂的。勉励同志们要有把革命坚持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战争开始，七月攻克长沙，十月占领武汉。为了发展全国农运，配合北伐战争，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和开慧同志离开广州到了武汉。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应邀由汉口返回长沙，参加和领导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杨开慧同志已先回长沙，住在望麓园。这时，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正迅猛向前发展，引起了反革命势力的极度仇视，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右派阴谋镇压农民运动。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国民党右派其势汹汹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极力压制农民革命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空

前激烈。开慧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为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做了一些工作。这次大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推动了农民运动进一步发展。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同志即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至二月五日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的农村，做了三十二天农民运动考察工作。开慧同志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大量的调查资料，进行了认真的选择和整理。二月，毛泽东同志和开慧同志先后到达武昌，住在都府堤四十一号。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写下了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发表。这篇光辉文献热情地歌颂农民革命，尖锐地批驳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对农民运动的恶毒诽谤。开慧同志仍是日日夜夜，不辞劳苦地继续协助毛泽东同志做好整理考察农民运动的材料的工作。

当时，住在武昌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开慧同志由于工作忙，加上怀孕，身体不太好。有的同志担心她的身体继续垮下去，几次劝她单独开伙，加强营养，她都拒绝了，对这些同志说：我不能搞特殊，还是和大家一起吃为好。开慧同志一贯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深受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她生孩子后只有二十来天，就紧张地工作起来，协助毛泽东同志处理日常事务，经常工作到深夜。

在坐月的日子里，有时为她加点营养菜，她不肯一个人吃。她对自己是这样节俭、刻苦，可是帮助同志和阶级姐妹却非常慷慨、热情，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有一次，附近一个老婆婆死了儿子，因家穷无法安葬，在街上嚎啕大哭。杨开慧同志知道以后，极为同情，就和毛泽东同志商量，同农讲所的蔡和森等革命同志，共捐献了二十来块银元，帮助那个老婆婆安葬了儿子。后来那个老婆婆来道谢时，开慧同志安慰她并对她说：你儿子已经安葬了，就不要太伤心了，你是穷苦人，有什么困难的事，只要我们能帮助解决的，我们就应该帮助。杨开慧同志对穷苦的劳动人民十分热情；对那些有钱有势的地主、资本家，则是极其仇恨和憎恶。她这种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立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受到了群众的赞誉。

三

一九二七年，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同志立即无情地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讨伐蒋介石。四月二十七日，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同陈独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

争，英明地提出了迅速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大力建立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政权的重要提案，但遭到陈独秀的横蛮拒绝。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在宜昌发动反革命叛乱，毛泽东同志派农讲所学员配合叶挺同志率领的部队镇压了夏的叛乱。六月二十五日，在大革命面临失败之时，毛泽东同志为了挽救革命，同蔡和森等同志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常委，指出：事态既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候人家来处置，无异于“鱼游釜底”，并建议党中央和军委即刻检查自己的势力，作一军事计划，武装工农，继续斗争。杨开慧同志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并夜以继日地从事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但是，陈独秀又拒绝了毛泽东同志等的英明决策，失掉了最后挽救革命的机会。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一时间，天空黑云翻滚，大地血雨腥风。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革命人民是杀不绝的，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八月一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发动了南昌起义。

八月七日，党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毛泽东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明确指出了大革命其所以失败，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了全党，

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他号召全党同志应在失败中吸取教训，以主要力量发动和领导农民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和杨开慧同志一道回到了湖南长沙，住在北门外沈家大屋旁的八角门楼。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在沈家大屋召开了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具体部署了秋收起义。会后，杨开慧同志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立即返回板仓，以这个地方为基地，领导过长沙、平江、湘阴等县边界一带的革命斗争。

开慧同志回到板仓后，立即开展工作。为了配合秋收起义，她同地下党的同志在隐储学校第一教室一起研究到深夜两点，作出了周密的部署。会上，她向同志们阐述了全国的革命形势，指出必须用武装斗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政变。她说：敌人敢跳出来，我们就采取行动。并强调做好宣传工作，要大家积极巧妙地写标语，大造革命声势，落款用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党部和工农苏维埃的名称，扩大政治影响。在开慧同志的领导下，各地下党组织积极发动农民群众向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后不久，开慧同志召集地下党组织开会，专门研究怎样坚持地下武装斗争的问题。

她欣喜地告诉大家，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已经上了井冈山，建立了农村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她接着说：毛委员上了井冈山，领导武装斗争。我们在这里也要搞武装斗争。好比我们要打狗，狗会咬人，如果手无寸铁，那怎么行？所以要武装起来。但怎样搞法？大家想想办法看。在开慧同志的诱导启发下，大家决定拿起木棒梭镖和敌人战斗。开慧同志说：要得，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准备一件武器。但是光靠我们几个党员拿起武器还不够，要发动群众，要动员各个行业都要组织起来搞武装，使工农群众都有一件武器，那我们的力量就大了。

随后，在开慧同志的领导下，板仓地下党组织相继在板仓竹山、符家屋场、杨柳坡和象牙山等地召集了党员和农会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发动和组织贫苦农民拿起枪杆子，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作斗争。一九二八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在象牙山屋后树木茂密的杉树坡的废穴洞里，开了一个有长沙、平江来的同志参加的会议。开慧同志赶来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她强调要把党组织整顿好，坚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教育大家“严守党的机密”；要用革命的枪杆子，“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流氓地痞”。根据开慧同志的指示，会上大家讨论了如何整顿党的组织，搞好革命宣传，挖铁

路、砍电线，破坏敌人的交通，特别是夺取敌人的枪枝等问题。由于大家明确了武装斗争的重大意义，于是积极设法夺取敌人手里的武器，用来不断壮大革命的力量。共产党员汪庆生同志(又称汪三裁缝)，有一次在路上发现一个持枪的国民党匪兵，他立即勇敢地扑了上去，夺了敌人的枪枝。这枝枪就成了当地农民武装的第一枝枪。之后，地下党还有组织有计划地领导农民到处开展夺枪的战斗。有一次，地下党领导农民乘夜攻打李三胡子的住宅，吓得这个嚣张一时的大劣绅跪地求饶，把枪交了出来。接着，又深夜奔袭伪团防局的据点。虽然这次由于敌人有了戒备，没有打进去，但已威震敌胆，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从此，武装斗争的火焰，在长沙、平江等地区广泛地燃烧起来。革命农民纷纷拿起梭镖、大刀、长枪，前赴后继地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斗争中，这支农民武装不断发展壮大。后来，有的成员还参加了工农红军，为革命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开慧同志在板仓地区开展的革命活动，一直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进行的。她设法和毛泽东同志保持着联系。这段时间里，同开慧同志一起战斗的陈玉英同志，曾多次到板仓附近的罗家铺子，送取开慧同志与毛泽东同志来往的信件。有的信件是墨笔写的，

有的是用明矾水写在纸上，要浸在水里才能显现的。开慧同志每次接到毛泽东同志的信都非常高兴。她告诉陈玉英同志，毛委员率领部队正在准备打仗，要是仗打胜了，打垮了反动派，我们就好了，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开慧同志就是这样不断用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革命胜利的前景，鼓舞大家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为了更好地领导党组织开展地下斗争，开慧同志还派出地下交通员到安源、浏阳等地进行联系。开慧同志再三嘱咐去安源的交通员，要严守机密，注意安全，并将送去的文件亲手缝进一根腰带里，让交通员系在身上。她还反复叮咛：要按时到达指定地点，照规定的暗号找接头人取回信件，一有疑点，即时离开。几年中，开慧同志就是这样严格遵守党的规定，想方设法同毛泽东同志和上级党组织取得密切联系，在上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下，按照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正确地领导了板仓地区的革命斗争。全国解放后，毛主席在接见烈士的堂妹杨开英同志时说，你霞姐（即开慧同志）那时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对开慧同志坚持正确路线，领导武装斗争，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在板仓的日子里，杨开慧同志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不顾生命危险，经常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为深入开展革命斗争日夜奔忙。她常穿着同普通劳动妇女一样的衣

服，有时手里提个篮子，装做买菜买鸡蛋，到附近农民家里去进行革命宣传。她经常教育党员和群众，革命的失败是暂时的，穷苦人民的苦日子也是暂时的，要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坚持斗争，去夺取胜利。她多次带着三个孩子，不避艰难险阻，到平江石洞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并用革命烈士英勇奋斗的事迹教育大家坚持斗争。她说：不进行斗争，社会制度就没法改变，国家危急就没法挽救，革命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任何情况下都要把革命坚持到底。她在条件极端艰险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刻苦读书，认真学习马列著作，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和鲁迅的作品，写了一些笔记和文章。她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对未来充满着信心，对家里的人说：“将来成功必属于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板仓地区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许多农民没有饭吃，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阶级敌人在广大农村的疯狂反扑，使贫苦农民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种严重情况，开慧同志积极地领导贫苦农民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她动员大家尽可能地在经济上互相帮助，度过困难。有个贫农缺吃少穿，一家老少啼饥号寒，寒冬腊月，还穿着单衣。开慧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多方设法支援，并拿出了自己的衣服，连夜送给这户贫农。又一次，有个贫农妇女因家里断炊，到开慧

同志的邻居家里借粮，这户邻居不肯借。开慧同志知道后，十分气愤，当晚就从自己家里挤出几升米送到这个妇女家里。开慧同志极关心群众的疾苦，更善于做思想工作，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发动他们起来同一切天灾人祸作斗争。她常对人说：全中国劳动人民都在受苦受难，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压迫造成的。天下穷人是一家，我们要互相帮助。不论谁遇到困难，都要尽量帮助解决，不能只顾自己，要为大家着想，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才能打倒反动派，真正夺取革命的胜利。

一九三〇年七、八月，忠实执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彭德怀，两次带领红三军团冒险攻打长沙，使红军受到很大的损失，最后被迫撤离长沙。红军撤离长沙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扑灭革命斗争的烈火，疯狂地进行“清剿”，并成立“铲共义勇队”、“清乡队”等反革命武装，到处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板仓附近的清泰、白沙一带，就有四百六十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先后惨遭杀害，鲜血染红了“铲共义勇队”巢穴天王寺边的稻田。据有人回忆，“在许多杀过人的稻田里，因为沾染了革命人民的鲜血，第二年，一团团的禾苗长得特别高，特别黑青。行人凭吊，多为之黯然。”面对阶级敌人的疯狂屠杀，开慧同志

首先考虑的是党的事业，保护党的机密。为了防备万一，她将党的文件，密封在一只蓝花瓷坛内，埋在地下。她置个人安危于度外，英勇机智地一直坚持在板仓领导革命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对开慧同志怕得要死，曾以重金悬赏缉拿开慧同志。开慧同志虽然遭到敌人几次围捕（第一次围朱家屋场，第二次围下板仓屋场），但由于群众的保护，她都安全脱险了。

一九三〇年十月的一天下午，开慧同志不幸被敌人的密探发现了。次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国民党反动派头子何键派来匪军几十名，把开慧同志的住所团团围住。一心想着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的开慧同志，临危不惧。在敌人包围的情况下，她从容地处理了手头上的党的文件，横眉冷对冲进来的匪兵说：“要走就走！”敌人横蛮地把杨开慧同志和在她身边工作的陈玉英同志一起逮捕起来，当时年仅八岁的岸英也被一起押走。贫苦农民听到开慧同志被捕的消息，立即从四面八方赶来。有些农民满腔义愤，毫不畏惧地大声痛斥张牙舞爪的敌人。临行时，开慧同志对家里人说：“不要怕，要跟共产党走，将革命进行到底。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这天晚上，党组织安排了二十来个身强力壮的革命同志，打算武装截救开慧同志。但是，阴险狡猾的敌人改变了路线，致使这次抢救没有成功。

开慧同志被押到长沙后，先后被关在伪警备部、清乡部和陆军监狱署等处的牢狱中。在狱中，开慧同志带着小孩坐牢，在敌人严刑拷打和百般利诱下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敌人妄图强迫她交出地下党组织的名单和毛泽东同志的具体地址。开慧同志或者以沉默作回答，或者斩钉截铁地说：“不晓得”，“不晓得就是不晓得，横直没有什么讲的。”敌人气急败坏，兽性发作，动用种种刑具，逼迫开慧同志招供。他们用皮鞭打，用竹签扎，用杠子踩，惨无人道地把开慧同志打得鲜血淋漓、遍体鳞伤。开慧同志经常被打得昏了过去，敌人就往她身上泼冷水。她一醒来，又昂起头，怒斥反动派：“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我什么都不知道。”

敌人在开慧同志身上用尽了种种毒刑，却没有捞到半点情况。硬的不行，于是又来软的。有一次，伪执法处长把开慧同志押到客厅，假惺惺地请她坐下，阴险虚伪地对她说：“你年纪轻轻的，上有老母，下有孩子，要好好想一想，何苦执迷不悟，跟着毛泽东呢？只要你登报声明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马上得到自由。”听了敌人这些卑鄙无耻的叫嚣，杨开慧同志愤怒地转过头来，侧着身子，极其蔑视地对他说：“我早想好了！”“这些事，不用你管，我自己有主张。”敌人歇斯底里大发作，

嚎叫道：“你不干，我们就把你杀掉。”杨开慧同志大义凛然，声色俱厉地怒斥敌人：“要杀就杀。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要想从我口里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那是妄想！”开慧同志就是用这钢铁般的语言，表达自己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给了敌人以有力的回击。

在狱中，不管敌人怎样严密监视，开慧同志仍想尽办法，向同志们宣传革命主张，鼓励同志们要不怕死，不怕苦，要经得住考验，要坚持斗争，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她还利用别人给她送菜的机会，把材料写在小纸上，或搓成小团，或贴在菜碗底下，巧妙地传送出去，与党组织联系，汇报狱中斗争情况。她抓住一切机会，向岸英讲革命道理，进行启发教育。有次她问岸英：我们这里的情况，你记得住吗？你将来怎样告诉爸爸？岸英回答说：我记得住，我要好好告诉爸爸，我们一定要报仇。

开慧同志在狱中时，党组织曾多方营救，并派专人在长沙活动，还打算组织力量进行劫救。群众也多次联名要求释放开慧同志。开慧同志被捕的消息，引起国内舆论哗然，一些知名人士，要求释放开慧同志的电报，如雪片飞到长沙。反动头子何键等非常惊恐，决定对开慧同志早下毒手。前来探望的亲友知道开慧同志即将遇难，心里非常难过，流下了悲痛的眼泪。开慧同志视死

如归，坚定刚强地对亲友说：“莫难过。告诉我妈妈，叫她也不要难过，好好教育岸英他们三个孩子。敌人今天虽能杀死我一个人，但是，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革命总有一天会胜利的。”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农历九月二十四日）清晨，朔风哀号，阴霾密布，麓山肃穆，湘水含悲，敌人将杨开慧同志五花大绑，押往刑场。狱中同志们都扶着栅栏，含着眼泪，怀着对开慧同志无限崇敬的心情，悲痛地凝视着开慧同志，向开慧同志送别。开慧同志回过头来，对大家坚定地说：“同志们，别难过，要坚持下去，我们总有一天要出头的。”陈玉英同志立即抱着岸英追上去拉着开慧，向敌人愤怒地高喊：“她没有罪，要杀就杀我，留着开慧回去带孩子。我们都没有罪。”被捕后从未在敌人面前流过一滴泪的岸英，在这不幸的时刻再也忍不住悲痛，哭喊着：“妈妈！妈妈！”向开慧同志身上扑去，凶残的敌人把陈玉英同志和岸英又推又打。这时，开慧同志转过身来，坚毅地对陈玉英同志说：孙嫂，你打转，把孩子带好，等他长大了，你们就会好的。说罢，开慧同志昂首挺胸，遥望远方，毅然走向刑场，慷慨激昂地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群众怀着悲愤的心情，站在路旁，怒视反动派，对开慧同志表示无比的崇敬和痛惜。这天下午一时，

杨开慧同志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光荣就义，年仅二十九岁。

杨开慧同志为革命、为人民、为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英勇捐躯，洒尽热血，贡献出自己瑰丽的青春，一直战斗到最后一息。她的死是壮烈的，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开慧烈士牺牲后，革命群众沉痛地把她的忠骨运回板仓，埋葬在她的故居附近棉花坡的山冈上。当地贫苦人民非常怀念和崇敬杨开慧烈士，解放后，他们对烈士墓进行了多次整修，并要求人民政府将烈士旧居所在的清泰乡改名为开慧乡，一九五八年，又改名为开慧公社，烈士故居板仓命名为开慧大队。这一年七月一日，开慧公社党委在烈士墓后立了“光辉长照后人心”的石碑，表达对烈士永远的纪念。一九六九年四月，经过当时省革委华国锋等领导同志批准，杨开慧烈士陵园开工修建。广大工农兵群众、红卫兵和革命干部，积极投入修建工程。他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开慧烈士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顶烈日，冒酷暑，辛勤奋战，不到半年时间，于九月十五日就建成了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蝶恋花·答李淑一》

毛主席这首千古宏词，以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深刻而凝炼地表达了他老人家对开慧烈士最深切的悼念，热烈赞颂了开慧烈士的感天地，泣鬼神的不朽功业和崇高的革命精神。还远在一九三〇年，毛主席在中央苏区得知烈士壮烈牺牲的噩耗后，立即写信给烈士家属，并寄来悼词，对开慧烈士表示沉痛的哀悼。信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还寄钱为烈士修墓。在开慧烈士陵园里，至今还保留着板仓人民用这笔钱为烈士立的墓碑，上书“毛母杨开慧墓 男岸英 岸青 岸龙刊 民国十九年冬立”。解放后，毛主席多次接见和慰问了烈士的亲属，高度赞扬烈士的革命精神；先后派岸英，岸青并委托友人到板仓为烈士扫墓；在接见陈玉英同志时，还详细询问开慧烈士在板仓和狱中斗争的情况，称赞开慧同志的崇高品德和献身精神。

一九六二年当一位友人请教《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中“骄杨”作何解释时，毛主席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烈士的母亲逝世时，毛主席发来唁函，致以沉痛的哀悼，并称开慧烈士为亲爱的夫人，再一次表达了对开慧烈士的深切怀念。

英明领袖华主席，一贯高度称赞杨开慧烈士的革命精神，非常重视对杨开慧烈士光辉事迹的宣传。华主席在主持湖南工作期间，一九六七年曾去烈士家乡板仓视察，悼念烈士；一九六九年，又亲自领导修建了杨开慧烈士陵园和纪念馆。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非常喜爱《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光辉词章。有一次在节日的天安门城楼上，周总理、陈毅和李先念同志见有总政宣传队合唱队的同志在场，就提议：“唱段《蝶恋花》吧！”每当有同志唱这首词时，周总理总是无限深情地倾听着，眼里闪耀着晶莹的泪花。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象毛泽民，杨开慧同志，这才是真正的烈士，这就是领袖的家庭。”敬爱的邓颖超副委员长非常尊敬开慧烈士，一九七七年，她陪外宾到湖南，还特地到板仓凭吊烈士，缅怀烈士的英雄形象和不朽业绩，勉励板仓人民要把烈士的革命精神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可是，“白骨精”江青，这个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

出自她反动的阶级本性，对毛主席和开慧烈士怀着刻骨的仇恨。她丧心病狂地反对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地诋毁杨开慧烈士。当沈阳部队歌舞团一九五九年把光辉词章《蝶恋花·答李淑一》编成舞剧上演后，江青阴阳怪气地说：“哎呀！那么一首小小的诗词，你们就编成一个大舞剧呀？！你们可真了不起！”真是恶毒已极，反动透顶！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的活动更加猖狂。她公然砍掉《毛主席诗词》中经毛主席亲自审订过的关于杨开慧烈士的注释，撕掉《毛主席诗词解释》中出现的开慧烈士光辉形象的照片，不许报刊电台宣传杨开慧烈士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不准演唱为《蝶恋花》谱写的歌曲。她甚至声嘶力竭地狂吠：“杨开慧是骄杨，我是什么？”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神州齐为“骄杨”舞，光辉长照后人心。尽管叛徒江青肆意诋毁和贬低杨开慧烈士，但丝毫无损于烈士革命精神的灿烂光辉。烈士的英雄业绩永放光芒。特别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各地人民和国际友人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纷纷前来开慧烈士陵园和开慧纪念馆瞻仰学习。仅半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就已超过二十万人，他们到这里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汲取前进的力量。许多群众瞻仰后感触万千，禁不住吟诗作词，表达对烈士的敬仰和怀念，现摘录其中在《诗刊》一九七七年第一期上

发表的一首于下：

《七律》

——题长沙板仓，悼杨开慧烈士

万里来寻烈士家，红旗指引到长沙。
铮铮傲骨坚如铁，片片血衣灿似霞。
赤胆忠心一以贯，屠刀毒笔两相加^①。
春风杨柳轻颺日，重唱清歌《蝶恋花》。

①原注：杨开慧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何健杀害，又遭白骨精下令删去《蝶恋花》中关于她的注释。

让我们努力学习杨开慧烈士的崇高革命精神，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踏着先烈的血迹，沿着革命的征途继续奋勇前进吧！

敬爱的杨开慧烈士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怀念在毛主席和杨开慧同志身边的日子

陈玉英

我是个上了八十岁的人了。当我一想起五十年前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毛主席的亲爱的夫人、战友和学生杨开慧同志身边的生活，想起解放后四次见到毛主席的幸福情景，毛主席和开慧同志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心中特别激动。是毛主席和开慧同志帮助我提高阶级觉悟，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给了我这个普通劳动妇女巨大的温暖和幸福。他们对我的无比关怀和亲切教导，是我永世也不能忘怀的。每当广大工农兵和青少年要我谈谈这些幸福情景的时候，我是多么想把心里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啊！特别是想到开慧同志，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就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便感到有责任同大家一起来宣传开慧同志，歌颂开慧同志，教育革命的后一代永远学习开慧同志。我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来写这篇回忆的，并以此文纪念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

在望麓园和武昌农讲所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我幸运地来到长沙望麓园一号毛主席和开慧同志的家里当保姆。当时，开慧即将生第三个孩子，岸英只有四岁，岸青还只两岁多，家里要人招呼。我一进门，

毛主席和开慧同志含笑迎了出来，表示欢迎。并且很高兴地打量我，见我一头短发，一双大脚，尤其满意。开慧同志对我说：

“你来我们家帮忙，我们欢迎。以后，你对我们不要分什么上下，也不要分什么你我，我们是一家人，是好朋友。”

那时候，毛主席经常外出工作，一把纸伞，一双布鞋，风尘仆仆，四处奔走。有时一连好多天都不回来。回到家里，也顾不上休息，总是紧张地写东西。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在这段时间是忙着下乡考察农民运动。开慧同志因身怀有孕，不大出门，只在家里帮毛主席整理和抄写材料，常常工作到深夜。每当有同志来家里同毛主席商讨工作时，开慧同志也一起参加讨论。

我到望麓园只一个多月，就同毛主席一家到武昌去了。毛主席是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去武汉的。十天后，开慧、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岸英、岸青和我，也一同到了武昌，住在都府堤四十一号靠左边的房里。这里出头门的右边是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毛主席就在农讲所工作。毛主席的工作很忙，要讲课，要开会，要写文章，要接待同志。每天只在家里吃三餐饭，吃完饭就出去，很晚才回来。回到家里也不休息，还是继续看东西，写文章。毛主席的书桌上总是摆着一叠叠的小本子、书籍和材料。开慧同志也是整天帮助毛主席做些材料的整理和抄写工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的重要著作，就是这段时间写成的。

到武昌不久，开慧同志在医院生了岸龙。毛主席工作正忙，第四天才来医院探望，亲切地对开慧同志表示慰问说，这么多

天了，都没有来看望你，真对不起！开慧同志诚挚地回答说：

“你工作重要。我生小孩，你在这里要生，你不在这里也要生。孙嫂（陈玉英同志的婆家姓孙——编者）对我照顾很好，你放心好了”。我抱着岸龙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接过毛毛，很喜欢很疼爱地看着，并风趣地说，没有那个把我的毛伢子薅去吧！我和开慧同志都被毛主席说笑了。毛主席坐了一会就走了。开慧同志产后只休息了二十来天，就回到家里协助毛主席工作。

毛主席和开慧同志之间的革命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毛主席在各个方面都十分关怀开慧同志。开慧同志生了岸龙回来的第二天，我买了些精肉煮红枣给她吃，她不肯一个人吃，正在推让，毛主席回来了，看到这个情况，就亲自将碗端到她的面前，笑着对她说：孙嫂照顾你，你就吃了吧！我还没有这个福分呢！又说：我没有时间照顾你。有孙嫂，我也就放心了。开慧同志也很体贴毛主席。有时毛主席很晚还没回来吃饭，开慧同志就叫我把饭菜热在灶上，免得冷了。有点好菜，她自己总舍不得吃，要留着给毛主席。毛主席工作时，如果孩子在旁边闹事，开慧同志就哄开他们，使毛主席能专心致志地思考问题。

毛主席和开慧以及农讲所的同志，工作很辛苦，生活也很艰苦朴素。他们的吃穿都很随便，从不讲究，从不特殊。当时，有毛泽民、毛泽覃、蔡和森、彭湃、夏明翰、贺协南、王寿贞、许彬等十多个革命同志经常来毛主席家里研究工作。到了吃饭时间，他们就围一张圆桌，站的站，坐的坐，有什么就吃什么。毛主席穿的衣只有两件汗衫，一件白衬衣，一件灰布长衫。有一天，我把他的衬衣洗了，那天毛主席正要去上课，见衬衣没

干，就对开慧同志说：今天没衣穿了。我听了也有点着急。开慧同志马上说：“你的衣脏了，孙嫂给洗了。没关系，我去借一件来。”毛主席忙要开慧同志不用借，愉快地穿起那件灰布长衫上课去了。毛主席的铺盖很一般，垫的白床单，盖的是蓝印花被。开慧同志的衣着也非常简单，热天穿一件白粗布褂子，春秋两季穿一件灰底红格子的旗袍，没有别的多余的衣服。她在给小孩喂奶期间，有时我想另外给她做点菜，她每次总是劝我不要搞，说和大家一样吃就很好了。

毛主席和开慧同志的生活非常俭朴，但对劳动人民的疾苦特别关心。一次，街上一个婆婆子死了儿子，冒得钱埋葬，坐在街上痛哭。开慧同志听到哭声，看到我正从外面回来，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把情况告诉了她。她就和毛主席商量，立即同农讲所的其他同志一起凑了将近二十块钱，叫我送给了那个婆婆子。老婆婆很感激，进来找开慧同志要磕头致谢。开慧同志连忙扶住她，说：“不要谢，做得到的事大家应该相互帮着做。你也不要太伤心了，要好好保重自己。”开慧同志还经常对我讲：“社会上的穷富现象，是人剥削人的罪恶制度造成的。只有打倒那些专门剥削人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穷人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

毛主席和开慧同志对我这当保姆的人也一样和蔼可亲，体贴入微，问寒问暖，有说有笑。刚到武昌，我有次在街上走错了路。我不识字，又是宁乡口音，别人听不懂，转了好久才回到家来。毛主席知道后，找块白布条子用毛笔写上“都府堤四十一号陈玉英”几个字，然后笑着对我说：孙嫂，发个符号给

你，以后上街时，把布条子放在口袋里，如果走错了路，拿出来问一问过路的人，他就会告诉你怎样走的。从那以后，我出去就带着毛主席写的这块布条子，再也不担心走错路了。一些同志晚上来毛主席家里工作，夜深了，毛主席有时就要我去买点东西来吃，每次都很关心要我也吃一份。开慧同志同样对我很体谅、很信任，从不讲半句重话。我每次外出买东西，她从来不要我报账，说“我们不兴这一套”。把剩下的钱留在我手里，用完了再拿。她有次对毛主席说：“孙嫂为人老实，做事很过细，我信的过她。”一次，我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热水瓶，她怕我着急，马上安慰我说：“孙嫂，不要紧，打破了就打破了。”她还有意用开玩笑的口气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的打破了，我再去买个新的来。”听了这话，我当时感动得不知怎样说才好。起初，我只从一些生活上，从过去在别人家里做工受折磨的对比上，朴素地感到毛主席和开慧同志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记得有次我对开慧同志说：“开慧，我觉得你们比别人都好。我以前在别人家做工，都是侍候那些什么老爷、太太、小姐，一不如意，就要挨骂。要是不小心打破了什么东西，那就更不得了……”这时，开慧同志拉着我坐下，亲切地对我说：“孙嫂，你知道穷人为什么穷？这不是‘命中注定’的，是那些有钱有势的老爷、太太剥削、压迫的结果。穷人要想过好日子，就要团结起来，一起来打倒那些欺侮你们的老爷太太。我们现在正是做的这个工作。我们要把天下的穷人都组织起来，彻底推翻这个人吃人的旧社会，建立一个穷人都能过好日子的新社会。你现在在我们家做事，实际上也是参加了这个工作，参加了同天下穷人

一起求解放、闹翻身的工作，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对待你呢！”听了开慧同志这番话，我的心豁然亮了。这时，我才开始懂得毛主席和开慧同志的好，就好在他们想的都是为天下穷人谋解放、图翻身的大事。我呢，就应该把家务事，全部担当起来，使毛主席和开慧同志有更多的时间专心工作，这也是我对革命的一点贡献。有了这个认识，我再也不把自己当佣人看待，而是看成跟着毛主席、开慧同志从事革命斗争的一员了。由于我对毛主席、开慧同志一家有了深厚的阶级感情，我总是想尽力把孩子带好，把家务事做好。因此，我做起事来，手脚格外有劲，心情也格外舒畅。孩子们也很听我的话，他们在外边玩泥巴，在丹墀里淋雨玩，只要开慧同志喊声：“孙嫂来了，孙嫂来了。”小兄弟就飞快地跑进屋里，偎到我们的怀里。晚上，我见毛主席和开慧同志深夜还在煤油灯下工作，就悄悄地坐在他们旁边，给小孩缝补衣服，做点针线活。毛主席和开慧同志总是催促我早些去睡，很关切地说：孙嫂，你先去睡吧，白天累了一天，没有休息一下，明天还要做事，身体不是铁打的，要爱护呵！毛主席和开慧同志就是这样关怀着天下的劳苦大众，也关怀着我。他们为了赢得革命的胜利，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这怎能不使我深受教育和深怀感激呢？

在 板 仓

我们在武昌只住了六个来月。由于汪精卫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捕杀革命同志。有一天，毛主席从外面回来，对我们讲：今天好险啊！我在街上走，碰上两个敌探迎面走来，

问我看见毛泽东没有？我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看见了，刚从这里过去的。敌人就往我指的方向追去了。说得我们都笑了起来。

随着形势越来越紧张，毛主席决定要我们回湖南。八月上旬，我同岸青先随着板仓来接我们的杨秀生同志，带着十一件行李——大部分是毛主席、开慧同志看过的书和写的笔记，回到了开慧同志的家乡——长沙县东乡板仓。十天后，开慧同志、杨老太太带着岸英、岸龙也回到了板仓。当时我被蜈蚣咬了，正在生病，睡在床上起不来。后来，才听说开慧同志回家时，是毛主席亲自送到家的。毛主席翻过屋后竹山回来，脚都冒歇，又翻过后山走了。

开慧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留在板仓坚持地下工作。她十分重视学习，每天都要挤时间看书。她经常深入农民家里，进行调查访问，宣传革命道理，做细致的群众工作。她穿着打扮同农村妇女一样，和群众很合得来，附近的人都亲切地喊她“霞姑”、“霞姐”。在板仓期间，开慧同志还带着我们先后到平江县石洞砖屋里的向五舅家和田边屋里钟姨妈家去住过。她在这里住几个月，那里住几个月，名义上是走亲戚，实际上是从事各方面的革命活动。开慧同志与农民谈话时，常叫我坐在一起，并对大家说：“她也是同我们一样的人，让她一起听吧！”我也把跟随开慧同志外出活动，当做自己一项最要紧的事，有时开慧同志晚上出去，我就提个灯和她同去同回。她谈话时，我总是坐在一边用心听，用心记。因此，我懂得了很多的革命道理，也进一步体会到开慧同志开展农村革命活动的重大意义。

毛主席上井冈山后，开慧同志和毛主席还有信件来往。这些信件有时是由我去罗家铺子取回和寄走的。开慧同志每次接到毛主席的来信都很高兴，总是看了又看。有时我问：“毛先生好吗？”开慧同志就笑着对我说：“润芝说他工作很忙，为了对付凶恶狡猾的反动派，他们正准备打大仗。”有时她很兴奋地对我讲：“孙嫂，有千百万工农在一起，这仗肯定要打胜的。要是仗打胜了，反动派打垮了，那我们就好了，就能过上好日子了！”表现了对革命的胜利充满着信心。岸英有时问开慧：“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开慧同志眼望着远方，说：“等仗打胜了就会回来的。”

我们在板仓的生活很艰苦，如果有几条小游鱼吃的话，也只是放到火灰里煨熟后拌点盐，从不放油的。但当一些革命同志、四乡的穷苦农民来到家里的时候，开慧同志总要设法热情接待，留他们吃饭，长时间同他们谈话，帮助他们解答问题，鼓励他们继续战斗。邻居中有人生了孩子没衣服穿的， she 就把岸英他们穿过的衣服送去；没米下锅的，她总是想方设法接济。她常常对家里的人讲：“穷人受苦，也就是我们的苦。我们要互相关照。谁有困难，要帮助解决，不能只顾自己，处处要为大家着想。”

我和开慧同志朝夕相处，深深为她的革命精神所感动，从心底里非常敬重和爱护她，就象亲姐妹一样。我简直把开慧同志的家，看成我自己的家。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也没回去过一次。到板仓以后，我知道开慧同志家里有困难，也就尽量体谅，愿意同她同甘共苦。原在武昌时，

开慧还给我五元一月的工资，现在，这工资我也不要了。我做工不要工资这件事，毛主席在解放后还多次表彰了我。那时，我不但做工不要工资，而且比先前更加尽心尽力。为了做事方便，我把头发也剃了，每天一双赤脚，里里外外的事都一个人担当起来。板仓的群众说我做事像个男子汉。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毛主席和开慧同志为了天下穷人的翻身解放，成年累月这样劳苦奔波，我出不了别的力，就应该把他们家里的事做好，把孩子带好，以为这样才对得起毛主席和开慧同志对我的教育和爱护。

到了一九三〇年七、八月间，反动派象疯狗一样到处捕杀革命同志。在板仓，也到处张贴通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反动布告，说捉到他们赏给多少银元，还说什么抓到毛泽东的妻子也一样有赏。由于开慧同志深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一有风声，地下党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就帮助我们安全转移。开慧同志就是在这样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坚持了三年多的地下斗争。这时，我也把保护开慧同志的安全，看成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每次转移我总是和开慧同志住在一起。我下定决心，今后无论有多大的风险，我决不离开开慧同志。有次我把这想法给开慧同志说了，并坚决表示：你去到那里，我永远跟你到那里。开慧同志高兴地紧紧握着我的手，连声说：“孙嫂，你太好了！我们真是患难相交的一家人啊！”

在 狱 中

一九三〇年八月，形势十分紧张，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搜捕

开慧同志，敌人在板仓加紧了侦察和监视。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劝开慧同志离开板仓，到井冈山毛主席那里去。开慧同志坚决不同意，她说：没有毛委员的亲笔指示，我是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的。当时，有个住在板仓附近名叫范觐溪的家伙，有时到开慧同志的家里“攀亲”，假情假意地叫开慧同志为“霞姑”，原来这个家伙就是借此来侦探开慧同志的情况的。十月的一天，组织上通知开慧同志立即转移，但开慧同志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怎样保护党的地下组织和其他革命同志。当她处理好文件以后，自己来不及转移了，不幸在板仓家里被捕。那天，天刚蒙蒙亮，范觐溪带了几十个暴徒，把房子团团围住。他喊开了杨老太太的门，冲了进去，恶狠狠地逼问杨老太太：“杨开慧在哪里？”接着，一伙暴徒踢开我们的门，把杨老太太和岸英也带了进来。范觐溪阴阳怪气地对开慧同志说：“霞姑，这怪不得我，长沙来了人，要你去对几句话。”于是就叫暴徒把开慧同志和我都用绳子绑了起来，拳打脚踢，连八岁的小岸英也要一起带走。开慧同志一见这个“亲戚”果然是反动派的一条走狗，不禁满腔怒火，声色俱厉地痛斥着这些凶狠残忍的走狗的暴行。这时，同屋场的和附近的邻舍都来了，他们看到这种情况，很难过，很同情，又很气愤。当敌人要拖走我们时，许多人争着要用土车子送我们、缪正和、杨秀生等农民，不顾敌人的阻挠，用土车放上竹篓，送了我们一程才回去。

我们被押到长沙的伪警备司令部。十天后，转到了另一个监狱——清乡司令部。在那里关了十天，又转到北门外的伪陆军

监狱署。我们入狱后，每天都要过堂、审讯和拷打，一个监狱比一个监狱厉害。这个陆军监狱署，是关押所谓案情最严重的“政治犯”的。那牢房很大，没有窗户，关着二十几个人，男的女的都有，只在牢房中间用木桩隔成几间栅栏，看守就站在门旁监视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怕，冒想到自己要活着出来。升堂的时候，案桌前坐着个凶神恶煞的伪法官，旁边坐着一个当记录的人，两边站着许多枪兵。审讯开始，伪法官把惊堂木在桌子上一拍，然后恶狠狠地问：“毛泽东在哪里？毛泽东的信放在哪里？”开慧同志总是坚定地回答：“不知道！”“不晓得！”气急败坏的刽子手们就用皮鞭、木棍、楠竹杠子往开慧同志身上狠抽毒打。开慧同志被打得倒在地上后，刽子手们又用菜碗粗的木棍压在她的膝弯里猛踩，一面踩，一面问，得到的答复总是一句：“不晓得！”敌人从开慧同志口里得不到什么，就脱掉她的上衣，更加惨无人道地进行毒打，开慧同志的背被敌人打烂了，全身到处是一块青，一块红，一块紫，一块绿。敌人把开慧同志打昏后，就在她的全身泼上冷水，等她醒过来，又继续拷问。不管敌人怎样残暴，开慧同志横眉冷对，毛主席在哪里，党的组织情况，半个字也不讲。敌人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要她坐着，摆出一脸奸笑，说什么：“只要你讲出毛泽东在哪里，把你同他做的事讲出来，登报声明，宣布与他脱离夫妻关系，马上放你出去。如果不讲，就只有死路一条。”开慧同志昂头挺胸，望也不望敌人一眼，怒斥敌人：“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从我口里休想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开慧同志差不多每天都被叫去受审，每次受审的时间最长，有时要到下午四点钟才回监牢。

受审回来，次次都是一身血糊糊的，晕倒在牢房不省人事。我和难友们看了，都心痛得如刀绞，难过得直流泪，钦佩开慧同志在敌人面前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她醒过来后，总是要我和同牢的难友别难过，要坚持斗争。并说敌人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敌人没办法，每天拷打开慧同志后，就来拷打我。开始拷问我时，他们装出一副假慈悲，挑拨我说：你给杨开慧当佣人，何必跟她受这个罪，只要你把给她做的事，哪些人跑到她家里来，他们的相貌怎样？把晓得的情况讲出来，就放你出去，给你事做。我总是回答：我只管做工，不晓得他们的事。敌人见我不讲，就进行讹诈说：你跟杨开慧做的事我们都知道了，杨开慧也讲了，你自己讲出来的好。我总是讲：我只管茶饭洗晒，不晓得他们做的什么事。敌人见软的不行，就露出了刽子手的嘴脸，恶狠狠地叫：你和她在一起，什么事都归你管，接信送东西都是你，你也被她“赤化”了，不讲就打死你。说完就把刑具摆到我面前，对我进行威胁。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想到毛主席和开慧同志对我的教育和关怀，为我们穷苦人操尽了心，担尽了风险。想到这些，我什么也不怕，坚决地说：“我不晓得他们的事，不晓得就是不晓得。”敌人见引诱不了我，就对我严刑拷打，把我踢翻在地上踩杠子，拷问我：“毛泽东在哪里？”

“杨开慧同他通信没有？”还逼我讲出岸英是姓毛，我还是几句原话回答他们，“不晓得，打死我也不晓得。小孩是姓杨，他不姓毛。”敌人见我不讲，就脱掉我的上衣毒打，打得满身是血，每次拷打后，拖回牢里一身就象针扎一样痛。我只有一个心思，

学习开慧同志的硬骨头精神，什么也不能让敌人知道，死我是不怕的。

敌人见从我们大人身上捞不到什么，就从孩子身上打主意。他们象狗一样蹲到岸英面前，问他：你爸爸是几时回来的？还装模作样地哄骗他：你不记得了，你爸爸是那天回的，还用手巾包着糖给你了。岸英从小就受到毛主席和开慧同志革命思想的教育，在敌人面前他十分坚强而机灵，他总是说：“我不晓得！我冒看见！”

狡猾而又愚蠢的敌人，还妄想假借岸英和我说的话来诱逼开慧同志，但都枉费了心机。

开慧同志在狱中的日子里，她对自己早就作了牺牲的准备。每当亲友到狱中探视她时，她总是坚定地说：“死不足惜，但愿革命早日成功！”有次，她对岸英说：“你长大后，要记住这帮坏人对我们的迫害，把这些情况告诉爸爸。”虽然遭到敌人的残酷迫害，开慧同志仍坚持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她一面利用在长沙的六舅妈探监的机会，写好纸条揉成小团带出去，向党组织汇报狱中斗争的情况；一面用一切时机向狱中的难友进行革命工作，讲革命道理，鼓励他们不要怕敌人，团结起来，互相关心，把斗争坚持下去。她特别关心狱中的难友，六舅妈送点什么菜和钱来，她总是把那点好的菜分给生病和体弱的同志吃，把钱叫看守拿去买点东西来，同样要分给大家吃。开慧同志就是这样为党的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敌人终于对开慧同志下毒手了。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天毛毛亮，几个恶狼似的刽子手就打开了我们的牢门，只

叫开慧一个人出来，吓唬我和其他的难友不准动。开慧同志刚走出牢门，刽子手们就把她五花大绑，一队手持刀枪的匪兵押了她出去。我一见形势不对，顿时心如刀割，岸英也望着她妈妈放声大哭。当刽子手要把开慧同志推出狱门时，我抱着岸英扑了过去。几个枪兵把我挡住，我边哭边喊：“她没有罪，你们不要杀她，要杀就杀我，留着她回去带小孩！我们都没有罪！”开慧同志回过头来看着我和岸英，对我们说：“你们打转，不要跟来了，你把小孩带大，等他长大了，你们就会有好日子过的。”又对其他难友们说：“同志们，我们总有一天要出头的！”说完，开慧同志昂首挺胸，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大踏步向刑场走去。就在这一天，开慧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长沙市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时，她还只有二十九岁。

开慧同志牺牲后，敌人继续对我审讯拷打，又逼着我讲岸英姓毛，威胁我说：你不讲，你也会死，说出来就马上放你回去。我想到开慧同志的英勇就义，就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讲。敌人对我没有办法，就阴谋放我和岸英出来“钓大鱼”。这时杨老太太也在想办法营救我们，过了一段时期，革命同志把我和岸英营救出来了。我带着岸英到了长沙市上学宫街大巷子十八号，在开慧同志的六舅向明卿家里住了几天后，就回到了板仓开慧同志的家。我不忍心把实情告诉杨老太太，哭也是躲着她老人家哭的。十几天后，我忍不住在杨老太太身边痛哭起来，把开慧牺牲的事，告诉了她老人家。老太太哭得昏倒在地。这时，我想杨老太太年纪老了，三个孩子又小，决心在这里住下

去，实现开慧同志的嘱咐，好好招呼杨老太太，带好三个孩子，并以此表达我对开慧同志的怀念。想不到我只住了三个多月，就有地下党组织的同志来送信，说敌人又要来抓我了。杨老太太听了，难过地哭着对我说：孙嫂，你还是回去吧，敌人又要对你下毒手了，你还是离开我家的好，不能让你再遭危险了。要不是敌人的迫害，我们再穷也舍不得让你走的。我就这样含着眼泪，接过杨老太太送给我的路费，离开板仓回到家里。

一九三一年二月，我回到了我的老家宁乡县坝塘。我整天怀念着开慧同志。我想起我家祖祖辈辈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从小就做了童养媳，替有钱的人家做佣工，终年过着讨米逃荒和做牛做马的生活。在那水深火热的年月里，有谁瞧得起我们这些受苦的人呢？但是，自从我来到毛主席、开慧同志的身边以后，这情况就完全变了。我亲身感受到在毛主席、开慧同志身边的温暖，开始懂得许多革命的道理，懂得要怎样做一个革命的人。虽然开慧同志牺牲了，但是我坚决相信革命总有一天会胜利的。我盼呀，盼呀！连做梦也在盼着毛主席领导人民革命胜利的消息，多么想有一天能见到毛主席，把开慧同志英勇不屈的革命气节告诉他老人家啊！

在中南海

一九五〇年四月，岸英回到长沙，他带来了毛主席对我的亲切关怀。伟大领袖日夜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劳，还记得我这个几十年前的保姆，毛主席多么关心我们劳动人民啊！当我流着泪讲到开慧同志在狱中的情形时，岸英对我说：“妈妈坚

强，我记得。”还对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对我的生活作了具体安排，帮助我把女儿接到身边，送她上学读书。岸英回北京后，于同年八月十九日，给我写了一封千多字的长信，又一次转达了毛主席对我的亲切关怀，并希望我“决不后退，跟着大众前进”。

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非常关怀，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三年，先后给我和我的女儿写了六封亲笔信，多次寄钱给我安排生活。毛主席在信中总是称我和我的女儿叫“同志”。毛主席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给我的第一封信中说：已有人告诉我，你过去在反革命面前表示很坚决，没有屈服。这是很好的。信中还问了我的生活情况，要我有困难，就告诉他老人家，设法给我一些帮助。以后，毛主席还多次这样鼓励我，关怀我。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对革命贡献很少的普通劳动妇女如此表彰和关怀，使我受到深深的教育和鼓舞，世界上哪有毛主席对我们这样亲啊！

尤其使我终身难忘的幸福是，毛主席先后两次接我到伟大首都北京，四次在中南海接见了。第一次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的一天中午。毛主席一见到我，就同我热烈握手，亲切地叫我“孙嫂”，对我说：隔了三十年了，你还是这个样子，你还很健康啊！我望着毛主席，两眼不住地流泪。毛主席伸手指着沙发要我坐下，亲切地谈了两个多小时的话。几十年前的事情，毛主席还记得清清楚楚。毛主席讲开慧同志在武昌农讲所的情况，问我开慧同志和岸英同志在狱中的情况。毛主席在谈话中几次讲到开慧同志，称赞开慧是好同志，岸英是好伢子。

毛主席还问我看见过毛泽民、毛泽覃同志没有，我告诉毛主席在武昌农讲所见过。毛主席又谈到蔡和森、夏明翰、彭湃等革命同志在农讲所的情况和他们牺牲的事情。讲到这些同志时，毛主席停了一会，低着头，流了泪。毛主席说：革命胜利是来得不易的，我家就牺牲了六个，有的全家牺牲了。毛主席还说：你同杨开慧同甘共苦，同受敌人拷打，没有屈服，我今天看见你就象看到了杨开慧一样。这些都充分表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开慧同志的深切怀念，对革命先烈的深切哀思，也是对一切革命同志的深切关怀和鼓励。

毛主席还问了我从过去到现在的许多情况，包括我的衣食住行等情况都问到了。毛主席还要我同桌吃饭。他老人家仍然吃得节省随便，还是离不开辣椒、小菜，特别叮嘱我要多吃蔬菜身体才好。一个中午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一直到上班时间，毛主席看了一下表，说有事去，才坐车走了。过了四天，毛主席又接见了我，谈了一个中午的话，又一起吃了饭。临别时，还送给我和我女儿两张有他老人家亲笔题名的照片，并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毛泽东”三个金光闪闪的字。毛主席要我每年来一次，还要我的小孩配君也来，说我们就是他家里的人一样。一九五八年六月，毛主席又两次接见了我，同我谈话，留我吃了饭。一九五八年二月和十二月，我女儿也先后几次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非常爱护关怀她，为她买了一身新呢料衣服，给她寄学费，一九六〇年又要中共中央办公厅给她寄了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勉励她学好革命理论，接好革命班。一九六二年杨老太太逝世后，毛主席给

开慧同志的亲属寄去五百元，作为杨老太太的安葬费。与此同时，毛主席还给我寄来五百元。这些美好的回忆，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是我活到老、革命到老的巨大力量源泉。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给了我们的一切。没有您，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就没有我们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在您与世长辞以后，我泪水冒干过，无时无刻不在怀念您。您的丰功伟绩我们要子子孙孙传下去，您高度赞扬的开慧烈士的革命精神，我们要永远发扬光大。我决心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积极参加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特别是彻底清算白骨精江青迫害毛主席、仇视和诋毁开慧烈士，摧残毛主席和开慧同志的革命后代的滔天罪行，生命不息就战斗不止，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杨开慧烈士传略

作者=长沙县开慧纪念馆 湖南省

图书馆编

页数= 6 2

S S 号= 1 0 7 6 6 4 8 8

出版日期= 1 9 7 7 年 1 1 月第 1 版

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